

种子奔跑——写在八一建军节前

□高鹏程	一盏孤悬于漆黑海面上的微弱渔火
1	4
它在一片旧时代的枪声中孕育。从南昌城的狭窄巷道到井冈山崎岖小径一粒被弹雨淬炼过的种子擦出了星星一样的亮光。	被践踏过。被焚烧过。一个古老国度的土地板结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粒种子,怀抱着这样朴素的愿望开始了救亡图存之旅	这些原本安土重迁,安居乐业的种子因为外族入侵因为连天的烽火,被迫开始了迁移和还击
2	这是怎样的征途?从公元1840年起,无数种子流离失所
一粒种子找到另一粒,接着又找到更多的这些种子抱成团辗转。迁徙。奔跑。它们经历了岷山最严酷冰雪经历了若尔盖草地苦水的浸泡	无数种子,都在用尽气力拱起坚硬的泥土
终于,在翻越最后一座大山之后	5
这些硕果仅存的种子在十万黄土最深厚的地方,扎下了根	面对异族入侵,这些土生土长的种子把自己变成子弹压进愤怒的枪膛试图在弹雨蹂躏后的土地上开出一大片战地黄花
在最深的地层里,他们把自己变成火种试图用自己的燃烧,来唤醒更多沉睡的种子	我曾经采访过其中一粒种子,一粒年老的抗战种子:你希望你的口径有多大射程有多远杀伤力有多强?
3	他说其实,一粒种子最大的梦想,就是代替子弹
这曾是怎样的一些种子?	住进枪管里扳机扣动时,开出的不是鲜血,而是鲜花留下的不是废墟,而是花园
它也许是一些向日葵的种子。即使埋在黑暗的泥土里也天然地带着对于光明的诉求	6
它也许是一些高粱的种子、大豆的种子油菜花的种子——在寒冷的季节里,它们学会了在黑暗中默默收集体内的黄金只等一缕春风的引信来引爆冬天	经历了更多的炮火和磨难之后
它还可能是一颗落进北方风雪瞳孔里的星辰一粒埋在胸腔内的火星	这些重新变回种子的子弹基因变得更加强大毫无疑问,它们会开出更美的花结出更大的果实
	九十年。弹指一挥间。这些当年扎根黄土地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这些遍布于森林草原、河流

怀念庭院

□王林军	们从小就与上天“接上了头”,和一直以来都让我们的祖先不断猜想与敬畏的上天,展开了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对话”。
小时候的夏夜,我们常常会坐在自家的庭院里仰望夜空。夜空中有月亮,有莲花一般的白云,起先它们各管各地呆着,可就在我们一眨眼的瞬间,它们已然交会在了一起,尽管缠缠绵绵、牵牵扯扯,但终归还是各有各的方向,所以再一眨眼的工夫,它们正放开牵拉的手,脉脉却又默默地道别……就像《六祖坛经》里记载着的两位僧人,一位说是“风动”,一位说是“幡动”,我们也瞧不明白,到底是月亮在动呢,还是白云在动——六祖惠能大师却明明白白地开示,是我们的心,在动!	庭院里一般会留出一片空地作为花坛,虽然大多不是很大,但尽可以让我们栽一棵树种两行花。在我们这里,种在庭院里的常有桂树、柳树、水杉,或者梨树、枇杷、柿子等一些果树,花则有凤仙、鸡冠、晚饭、桅子、蔷薇等,当然有时也会沿院墙栽一架葡萄、丝瓜什么的——庭院仿佛是我们一座小小的植物园,是我们最先亲近和认识花草的所在。
让我们心动的,还有满天美丽而又神秘的星星。比如牵牛和织女,为了这一对苦情的星夫妻,我们曾不顾脖酸眼涩,长时间一眨不眨地“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也曾傻傻地躲到庭院的葡萄架下,不顾蚊虫叮咬,不顾夜露沾人,不顾兽夜发出的恐怖的声音,去偷听来自天上缠绵悱恻的情话……	范成大诗云:“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在庭院的花坛里,小小的我曾种过葡萄插过柳枝,有成活的,也有活过一阵却被我施肥过多过频而“照顾”致死的。栽种时的兴奋、栽种后的期待,苦与乐,失败和成功,于今想起,仍觉历历在目、切切在心。
因为有一方庭院,它留一片天空给我们,留一片星云给我们,拉近了我们与上天的距离,让我	不光是植物园,庭院也是我们的动物园。
	不说奔跑追逐的鸡鸡狗狗猫猫。相对开放开阔的庭院,可以让蚂蚁队伍浩浩荡荡地行军,可以让成双成对的燕子结伴飞翔,可以让萤火虫提着一盏小灯笼御风而行……

大川	善待一切优秀物种,拒绝转基因。
黄土沟壑甚至荒漠戈壁的的种子	9
像一道道绿色、坚固的屏障,护卫着一个古老国度的版图	在今天,这些古老的种子正经历新一轮的核裂变核聚变
7	如同那枚在泥土中沉睡了数千年的古莲子重新吐出了芬芳
种子奔跑。这是一些和平年代也有硬骨头的种子即便在汶川地震的废墟里,也是它们首先挺出翠绿的芽尖缝合着大地的裂隙	如同那一粒来自顺山集的稻种已经遍布于古老国度的每一块版图
一粒种子,只要给它一只古老的火塘就能抗住四周挤压过来的黑暗	如同那一粒油菜花的种子已经在一夜之间,给大地穿上黄金的盛装
只要给它一堆城市工地上的沙土就能开出一个微型的春天	种子奔跑!
这些绿色茎秆里奇妙的血液让我相信,只要给它一点活命的水它就能顶开压在头顶上的泰山	一粒读着哪吒闹海长大的孩子心里的种子在奔跑长成了潜龙一号潜龙二号一粒听着嫦娥奔月长大的孩子心里的种子在奔跑长成了神舟飞船和天宫一号一粒种在山海经的传说里的种子在奔跑长成了辽宁号航空母舰
8	种子奔跑它在更新维度和经度延续着一个古老民族的血脉和辉煌延续着一个沧桑国度的光荣与梦想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些种子?	10
这是神农尝过的种子后稷培育的种子喂养过一个古老种族命脉的种子	种子奔跑:它在原子内部跑,在量子的维度中奔跑在一个种族秘密的基因谱系里面奔跑在一个国度数千年文明的长河里奔跑
这些来自洪荒年代的种子带着祖先最优秀的基因它可能来自夸父追逐过的那一轮太阳也可能是女娲炼石补天时特意保留的火种	种子奔跑——一粒微型的夸父在奔跑无数个夸父在奔跑
打开一粒种子:可以看到它河姆渡的祖父,荷花山的先祖,上山遗址的远祖	……生生不息。它如此古老,却从不老去……
打开一粒种子打开它黄河水色的外壳,打开它长江水色的肤质可以看到,这些种子,携带着祖先秘密的谱系、亲情与血脉	
这些血统纯正的种子,名字叫:中国军人! 中国人!	

庭院里花草散发的清香,又引来蜂呀,蝶呀,蜻蜓呀。它们或俏立花头,写成一阕《蝶恋花》;或勤勤劳劳,绘就一幅《采蜜图》;更多的则围着红花绿叶翩翩起舞,舞出自然的生机和美丽,舞出生命的自在和精彩!	花坛的树上抓知了、抓七星瓢虫,在花丛墙角逮蚰蚰、逮蛞蝓,敲檐下水缸里的冰,堆雪人,打雪架……曾经的庭院,带给我们时的我们多少自在和欢笑;我们在通天接地的庭院里,自由自在、活活泼泼、生机勃勃地成长着!即使不玩耍吧——春天坐在庭院里,沐着春风、闻着花香,看蜂来蝶往,听鸟鸣啾啾;夏夜坐在庭院里,乘着风凉,听着虫唱,看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秋日望天高云淡,赏枝头叶落,看柿子在秋风里一盏盏地点亮自己;有太阳的冬季,在庭院背风向阳的一角,一边接受阳光温暖的抚摸,一边如羲皇上人般没愁没虑地打一盹儿——这也是极惬意的事儿啊!
庭院的树枝上,有各种鸟雀来歇脚,来嬉戏,来筑巢,有时也互相吵闹,互相打架。即便是吵闹吧,它们的叫声也是清脆的、悦耳的;即便是打架吧,它们的动作也是活泼的、可爱的,因为它们都是大自然最美的精灵。树上是鸟儿的天堂,树下则是昆虫们的乐园,纺织娘、蚰蚰儿们,白天悄无声息的,可一到月色溶溶的夜里,它们便各各亮开美妙的金嗓子,给我们唱起了迷人的小夜曲。	走在城市里,看着越造越高的楼房,不知怎么我就突然想起了儿时的那方庭院。并由此想到读小学正放着暑假的儿子,因为我们要上班,白天只好把他一个人留在鸽子笼一般逼仄、仿佛“与世隔绝”的家里,整日里“不见天日”,倘若有一方既相对开放又相对安全的,可供玩耍可亲近天地自然的庭院……想到这里,我就更加的怀念起自己儿时或大或小、或简陋或精致、或独门独户或几家共用,但却是无论南北无论城乡都随处可见的庭院。
兼着植物园和动物园的庭院,让我们自小就与自然零距离,让我们自小就站在了厚实的大地之上——是的,因为有一座庭院,让我们也与祖祖辈辈的先人一样,自小就接近泥土和大地,接受着来自大地深处的地气的滋养。	
在我们小时候,相对开阔通透的庭院,也是我们兄弟姐妹和小伙伴们玩耍嬉戏的乐园。我们在庭院里跳绳、踢毽子、玩过家家,在庭院	

太虚大师与雪窦山②

□裘国松	11日,太虚返甬,向蒋致函申谢,并告以赴欧美游化之意,蒋介石嘱陈果夫以3000元为助。从此,蒋对太虚礼遇有加,引为知音。
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14日回到奉化溪口老家。对当时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蒋介石仰慕已久。趁下野归里休养机会,蒋特电邀太虚来溪口为其讲经。9月9日,大师抵雪窦,与蒋氏长谈,并共游千丈岩等雪窦山胜景,一行人宿于雪窦寺。第二天恰遇“中秋”,太虚客寓溪口文昌阁。是夜,宾主们除了相与赏月,主要事宜是请太虚为蒋介石、毛福梅夫妇,还有正在溪口的张治中、吴忠信等民国要员,讲解《心经》大意。太虚还写了一首归隐诗赠与蒋介石,循循劝慰和引导。太虚的讲经、赠诗,令正徬徨于前路的蒋介石茅塞顿开。当天蒋的心情很好,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夕为旧历中秋,在故乡赏月,月倍明也。”	从唐末五代起,佛教名山雪窦山高僧代出,各树门庭。民国时期,雪窦山迎来了一位为中国佛教的改革、复兴而奔走的旷世大德——1932年10月8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应蒋介石之邀,近现代佛学泰斗太虚大师出任雪窦寺方丈。太虚自己在《雪窦小志序》中记道:“二十一年九月九日,朗公率全体僧侣暨诸山長老,下山来迎,送入山者数百人。”“朗公”即1925年起任雪窦寺方丈的朗清法师,太虚雪窦升座时他让位于太虚。
	图为上世纪30年代太虚驻锡期间的雪窦寺山门



在双林村

□虞燕	笑。一位热心的妇人告诉我们,可以从岸上那家租橡皮艇到这条溪的另一头,那儿幽静阴凉,是上好的避暑之地。
到双林村时,已是晚上九点出头。入村后,除了时不时偷袭我们的清风,一路上寂静安详得仿佛能听见均匀的呼吸声。村庄,总是习惯早睡的。穿村而过的溪流在月光下忽闪忽闪,像好多双偷瞧我们的眼睛。	我们欣然往之。出发前又向橡皮艇的主人家确认了一遍,三十块一小时哦?她爽朗一笑,超时也没关系,我家橡皮艇够用。我们笨拙地划桨,溪水触手可掬,水中中小生灵打出漂亮的波纹,头顶偶有鸟、蜂、蝶等轻盈掠过。岸边洗衣的人们离我们渐远,跨溪索桥上晾晒的素色被单像极了一块伤膏。
到双林村,是想体验农家特色生活的,体验农家生活是非要住农居的。年轻的农居女主人“吱嘎”一声打开院门,檐下的两个大红灯笼随之轻晃了两下。院子里似乎种了些植物,在夜色里影影绰绰。进屋,上楼,房间有着农居特有的质朴和整洁。似睡非睡间,零星的狗吠声传来,由近及远,再到若有似无。好像,它是个暗号,真正的意图是要把我们引进梦里。	越往前,越清幽,山间的风带着青草与泥土的芳香从鼻尖拂过,令人精神一振。一抬眼,前头的溪石群像课间散落在操场上的孩子们,姿态各异,大小不一。目的地到了。溪石多数长得憨厚,一看就是老实人家的孩子。弃艇,坐上大块的溪石,任清粼粼的溪水如丝绸滑过手心,滑过脚背,清凉入心。一束阳光从树木的缝隙挤进来,赋予水底的卵石一种别样的光彩。溪坑里的鱼儿游来游去,若保持双脚不动,小鱼会主动献吻,这大概就是天然鱼疗了吧?
清晨,起初只是少数几只鸟在鸣叫,而后,加入的鸟多了起来,叫声各异,再后来,孩子的嬉闹、大人们忽高忽低的话声一下子搅散了凝结一夜的空气。睁眼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望向窗子,窗帘拉上了大半,未被遮住的玻璃窗映进来山的一角,山上不知名的树兀自葱茏着。乍一看,那幽深的绿像贴在了窗子上。真正的开门见山嘛,我脱口而出。	或坐或趴或下水捉小蟹小虾,时间一忽儿就过去了,山中无日月啊。饥肠辘辘时才后悔没带点干粮。往回划艇吧,总不能生吃溪中鱼虾。
洗漱穿衣等诸事完毕后,发现窗上的风景出现了令人惊艳的变化——中间的一段翠色被阳光涂上了一抹金黄,透出琥珀般的质感。上端的绿,是被洗旧了的那种绿,而下部分却是清新的嫩绿色。果真一窗如画呵!	上岸后差点认错门,双林村的农居大同小异,院门前又都挂了两个大红灯笼。一跨进院门,一股诱人的菜香劈头盖脸而来,我们的肚子叫得更起劲了。这回,在厨房里忙乎的是男主人,他边说菜不好除了镇上买的虾其它都是农家菜,边一端上了桌,蒸玉米棒子、烤土豆、炒豆角、红烧溪鱼、炒白菜,西红柿蛋汤……主人家加上他家的小姑娘夫妻俩,我们围个大圆桌像个大家庭那样边吃边聊,吃聊都算得上惬意。
着家居服的农居女主人看到我们下楼,微笑着起身,你们起来了?吃早饭吧。转身便出了屋子,自然得像招呼家里人。才发现厨房是设在院子里的,女主人一碗一盘端进来,白米粥、麻糍、玉米馒头、蒜头烤土豆、咸烤笋。院子里果真种了蔬菜,一眼认出了茄子和番茄,细嫩的番茄藤已坚定地缠上了细竿子。	临走,理所当然应付些餐费,女主人忙不迭摆手,算了算了。看我们执意要付,她勉强收取了少许,不好意思的样子。
出了院子便是村路。村路这边一溜错落有致的农居,那边即是连绵的青山,中间隔了一条汶溪。山色墨黛,清澈见底的溪流被染成了一湾碧水,溪水潺潺,如缓缓飘动的翡翠色绸带。村民们在溪边洗衣、洗被单。弯腰、蹲下、起身,他们动作麻利,神情笃定,朝我们友好地微	双林村的傍晚鲜亮、恬静,霞光把山、水、人、农居都涂上了金色,如一帧立体油画。我们慢慢地从那帧油画中走出,直至变成远方的一个点。